

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北京文史资料

中石题



第四十八辑

北京出版社

· 名人踪迹 ·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1 女记者子冈 | 徐城北 |
| 63 牛满江传(二) | 牛满川 |

· 清室秘闻 ·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98 醇贤亲王奕譞年谱 | 金友之 |
| 131 我的祖父奕元在宗人府 | 爱新觉罗·溥筠 |

· 人物撷英 ·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35 首译四书的辜鸿铭 | 农伟雄 |
| 145 陆宗輿与龙烟铁矿公司 | 关续文 |
| 159 打油诗人张醉丐 | 傅耕野 |

· 名校春秋 ·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166 北京一中简史 | 李寿朋 闵孝慈 |
| 182 解放初在二中工作的回忆 | 薛成业 |

· 居京琐忆 ·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192 旧京油盐店 | 常人春 |
| 205 漫话猪肉铺 | 石 朱 |

• 补白 •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97 关于《纪晓岚故居遗址》的补记 | 纪清漪 |
| 144 记李大钊先生的一段往事 | 苏珂孙 苏鹤孙 |
| 158 京剧以胡琴代双笛之起源 | 王叔养 |
| 191 民国初年的宣讲所 | 李拱北 |

北京文史资料编辑部

地址：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西小院

邮编：100031

电话：6055813 6050524

本期发稿编辑：任志 吕克农

女记者子冈

• 徐城北 •

写在前面

子冈是我的母亲，我将以此文献给一切关心她的人。

她中学时代开始给《中学生》投稿，很快成为这家杂志向全国推出的文学新秀之一。抗日烽火的越烧越旺，改变了她准备一生从事文学的初衷，进而推动她参加了著名的《大公报》，逐渐成为一名文字中见血肉、见性格的新闻斗士。解放前曾有报纸制造“新闻”，把她“选”为新闻界的“四大名旦”之一。说来也巧，解放初期她认识并采访了梅兰芳与程砚秋，她以自己的气质和文字赢得了梨园界的尊重，程还专程回访了她。50年代中期，她受命主编全国第一家旅游杂志《旅行家》，工作热情复又如火如荼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使她蒙受沉冤，搁笔二十一年。但认识却一点点地深化，尤其是在“文革”最

黑暗的岁月，她作为一个“人”，反而愈见棱角与光彩。本文试图通过对母亲一生的四个主要时期（即：《中学生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旅行家》、“文革”）^①的记述，透过她个人的沉浮荣辱，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去寻觅当代人所关注的一些问题的答案。

我母亲一生的华彩乐段仅存于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。1957年后她就被迫搁笔了，并于1988年初逝世。按常规并有理由讲，她已成为历史。但仔细思寻一番，似乎又不宜盖棺论定。因为即使身逢逆境，不准动笔，她仍然用嘴说；不准用嘴了，她又动脑子去想。她在1945年的著名特写《毛泽东先生到重庆》中，写出“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，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，显然对他很生疏。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”这样的细节与感觉，虽然在发表的次日就受到中共方面的指责与批评，但是穿过漫漫四十几年的风烟，不正与今日的纪实文学潮流（尤其是如何准确刻画领袖人物的主张）全然吻合吗？她在1957年的六篇鸣放文章，尽管当时被列为“黑靶子”，并且至今还与批判文章共同集成《彭子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》厚厚的一叠，收藏在《人民日报》社的资料库中。但是她在鸣放文章中提出的种种问题——从“如何采写社会新闻”直到“请调查一下蔬菜合作化的利弊”，时至今日，还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。我以为，她留给今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，不是她的为文，而首先是她的为人！她自幼生成一种开放性格，并且由于战斗在国统区这样一种特殊环境的需要，形成了从主动思考、独立创造直至追求速度、讲究效益这样一整套“现代人”的作风。这种素质和作风，恰恰也是今天在国民当中应当大力提倡的。

当然，我母亲不是完人，在其后半生中之所以备遭坎坷却又难作反抗，除了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之外，是否也与自身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一面有关？这实在是个大问题（如何防止东西方文化进行消极交汇），恐怕是“五四”之后历代知识分子行为和心态

^① 因篇幅有限，本书只选刊了原文的前三部分。

上的一种通病。我母亲就未能超越这种历史的局限。而今天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则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正在采取种种办法去实现这种超越。基于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思考，我感到母亲没有“过时”，她的奋斗和创造精神，不仅在过去的已完成及未完成的实践中犹见光彩，而且还活在今人的某些实践之中。因此，本文与其说是献给母亲的同辈人，倒不如说是写给作者的同辈人看的。儿子很难过细地去描摹母亲的早年，但是可以调动自己的生活和艺术积累去研究、理解其早年！成为写作中的大幸的，是母亲早年写过大量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，从事件心情到语言文字都具有“历史感”，因此在叙述部分我当尽量保持原貌。这是需要事先向各种年龄的读者做出交待和取得理解的。

一、我们曾是燕子

西塞丽，我唯一的俦伴，也于此行中失散。你该晓得，她是这样的一个娇好而又伶俐的姑娘啊！淡红的嘴喙，颈际茶红色的润泽羽毛，低回宛转的歌喉，我是永久不能忘怀的！如今每当我无聊地回旋在天地的时候，时时因惊悟西塞丽的不在身边而怅然若失。我可怜的西塞丽啊，在这茫茫大地孤云野鹤分飞的当儿，谁知道西塞丽不在天涯那岸泣着呢？那孤荒的生活却怎能挨过？恨西风无知，令人无处传话，天使在哪里，万能的天使在哪里？

（彭雪珍：《我是燕子》，

原载 1931 年 2 月号《中学生》。）

这是彭雪珍（即后来的子冈）的第一篇作品，当时她还在江苏松江女中初三读书。1930 年《中学生》杂志在上海创刊，便立即成为她的挚友。看到《中学生》经常举行命题作文比赛，她按捺不住激动，便在 1930 年底——还不满 17 岁——悄悄投了稿。不仅被编辑

部选为他们认为最佳的十篇之一，而且在将十篇全部匿名发表之后，又经全国的小读者投票排定次序。结果，《我是燕子》名列第二。松江女中的校长高兴极了，在一柄丝质团扇上手书“为校争光”四字，赠予这名身体孱弱、却爱默想的学生。雪珍不久就随父母迁回故乡苏州。幽美的江南小城更启发了她的文思，在《中学生》随后举行的两次命题作文竞赛中，她又蝉联了冠军。雪珍有一姐一弟，父母本来是“大的疼、小的娇”，此刻却忽然改变了态度。尤其是曾经赴日留学并在北京的大学中任过教的父亲，再和邻里说话时，也总是把“我们雪珍”四个字经常挂在嘴边……



中学时代的彭雪珍(徐城北供稿)

四年之后，雪珍只身来到了北平，名字也变成子冈了。她仍然经常为《中学生》撰稿，但不再参加中学生的作文竞赛，而是发表充满文学色彩的散文，与叶圣陶、夏丏尊等前辈名家的作品一同列入了“随笔”专栏。对于这一篇处女作《我是燕子》，子冈几乎淡忘了，偶然被别人提起时，她甚至会为其中的学生腔调而害羞。不过，这一天，当她坐在北平金鱼胡同的一间理发店中等待理发的时候，一本扔在长凳另一端的1931年2月号的《中学生》，却给子冈带来意外的奇异与无比的温馨！这上面毕竟刊登着自己的处女作啊！四年过去了，《中学生》以每年出版10期（7、8两月休刊）的速度走上社会。读者（尤其是小读者）向来喜新厌旧，在拥抱新来的一期之时，前面的一期就遭到了冷落。因此不妨说，四年前的这一期《中学生》唯有从图书馆中还可以找到，在市面上——尤其是在这嘈杂纷

扰的小小理发店中，竟然还能与它意外相逢，真有点不可思议。子冈伸手拾起了这本《中学生》，下意识地翻到刊登《我是燕子》的页码，她愣住了。因为在文中凡有“西塞丽”的字样处，都用铅笔画上了粗粗的双线！子冈的心不由得回到了过去……

西塞丽与儿时

子冈虽然生于苏州，但一记事儿就已然在北平了。那时节父亲在北平的两个大学中教博物学（即今日之生物课），又在教育部兼了一个“视学”的闲差，三份儿薪水加起来，使他每月能进200块钱。他在西单石驸马桥附近买了一所小四合院，同住的只有妈妈、姐姐、自己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，另雇了厨子、老妈子、听差和黄包车夫四人，管饭，每人每月也只有两三块工钱。四合院的东屋是爸爸的书房，当爸爸不在家的时候，雪珍经常与一个叫李英的女同学溜进去。她俩不敢动爸爸的书，而是仔细观赏那些活着或已死了的生物。爸爸需要自带教具、标本去教博物学，所以书房同时成为生物的世界。死的制成标本，或贴在纸页间，或站在木架上。活的，或植于花盆，或锁在笼子里。雪珍和李英徜徉其间，享受着这一切。她俩常常把《儿童画报》或一些童话寓言带进东屋，边读边看，边想边谈，于是这生物世界立刻活跃起来，为两个女孩子展现出一片绮丽的天地。李英幼年一直生活在山东海边的乡下，见过许许多多都市孩子想象不出的事情。她生性活泼，经常在课余出洋相耍活宝，也常来雪珍家玩。那时雪珍体质不强，走路一多两个膝盖就会打颤。同学中的调皮鬼免不了要欺侮耍笑她。每当此时，爽朗健康的李英总要站出来充当雪珍的保护神。李英课后常来雪珍家做功课，同样也爱钻进东屋去看这摸那。就是在这间屋子里，她为一只可爱的燕子标本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：“西塞丽”。后来，在年终学校举行的游艺会上，李英表演了一个《我是燕子》的舞蹈，舞蹈中就有“我叫西塞丽，幼小生长在山东的海边，后来随着爸爸妈妈飞进北平这座古城”的台词。这场游艺会许多家长都来观看，这使李英大出风头，

以后无论是本班还是外班的同学，全都管李英叫作“西塞丽”了。雪珍也在事后认真地夸奖过她：“你跳得真好！你能记起小时那么多、那么美的事情！可惜我从苏州出来时还太小，一点儿事也没有记住……”

不久，由于雪珍父亲任教的学校严重欠薪，家庭的经济开始入不敷出。佣人被辞退了一半，饲养的动物，包括那只最逗笑的猴子，也陆续送人了。父亲在年近半百之后，更增添了“叶落归根”之念，于是在雪珍12岁那年，父亲携家南迁，水陆兼程返回苏州。途中雪珍大饱眼福。回到苏州，雪珍转学到振华女中的小学部继续读书。她眼前的世界骤然扩大——与北平相比，苏州固属小城，但观前街的庙会、黄天源的糕团，陆稿荐的酱汁肉，种种民俗，却是别有一番魅力！她的身心愉快起来，仿佛也有了李英那般敏捷的思绪。不久，父亲得到了江苏松江中学校长的职位，便携家前往。比起苏州来，松江显然又小了许多。但那水那天，那船那桥，那一切一切都又贴近了许多！雪珍的姐姐后来回忆说：“雪珍到了松江，身体变硬朗了，智慧也出来了。”《我是燕子》这篇作文也就水到渠成地变成了铅字，从上海发行到全国的小读者面前……

子冈记得，在她提笔准备落下的一刹，“李英——西塞丽”的形象忽地跃上心头，她怀念北平，而“李英——西塞丽”恰是昔日北平的缩影！她一口气写了下去，思绪如滚滚江流，顺顺畅畅而又摇摇曳曳地行走着。在文章的结束，她真诚地呼喊：

“记着吧，当明春万花吹香、蝶儿梦醒时，我依然要来探望你的！且望那时能寻着了西塞丽偕来！就这样吧，愿在临行的时辰，祝大家别后愉快！撒手了，慈爱的朋友！”

此刻，当子冈重新翻到《我是燕子》的最后一页时，这几句不禁使她思绪万千：李英你在哪里？去年秋天，当她只身自苏州返回北平之后，也曾去过原来的小学打探李英下落，但是没有结果。

邂 逅

“该您了，小姐！”一位穿着白皮服的姑娘来到子冈面前。在白皙而不太健康的脸上，戴着一个黑口罩。子冈坐进座椅，不由自主地从镜子里端详着这位理发姑娘，不知怎的，她有一种直觉，那本揉烂的《中学生》的主人，就是这位姑娘。

忽然，子冈左耳后的一粒小痣，引起了理发姑娘的注意。“小姐，您是姓彭？”子冈忽地从座椅中斜过身，指着长凳上的《中学生》反问道：“那本书是你的？”

对方点点头。

“你就是西塞丽？”子冈见对方稍有迟疑，又赶忙问：“你就是李英？我——我是雪珍啊……”

意外相逢，使她俩跳着、叫着，说着、笑着，欢快得团团转了起来。李英说：“真让我想死你了！后来我从《中学生》上看到这篇《我是燕子》，真棒！没想到后来接二连三，一篇比一篇更棒！知道吗？每一回作文竞赛初选的十篇登出来后，我，还有咱们全班同学，都凑到一块商量，看哪篇像是彭雪珍写的！于是，大家都纷纷给杂志社去信，去投那篇像你写的作文一票！你真行，《我是燕子》得了全国第二，后来的两篇得了全国第一！可后来怎么就见不到你名字了？让俺们这个急！……”

“李英——”一个麻脸女人走来警告说：“做活儿！”麻脸女人是李英的店东。这里显然不是畅叙别情的地方。子冈心里生出了一个新主意……

“我已不是燕子！”

第二天晚饭后，子冈“二进宫”，重进这一家已经打烊的理发店。她要 and 久别的老友抵足而眠，敞开心扉畅谈一番。女店东好凶啊，活像个母夜叉，城墙般在楼梯口一挡，硬是不准她上楼！李英在楼上闻声赶下来，介绍自己这位老同学如今可是摇笔杆儿的主儿，

“与报馆特熟，得罪了她可有你的好看”，凶蛮的脸色这才和缓下来。子冈也表示一边聊天一边可以帮李英洗洗涮涮，保证在明早下板儿前离店，女店东这才答应了。子冈愉快地与几个辛劳的女伴干起活儿来。她的手浸泡在盛满温水的大木盆中，劣质的胰子不爱出沫儿，时间一长还有些“杀”手，皮肤开始骚痒难耐，然而心里却欢喜难禁，比每一次在《中学生》上发表了文章还要高兴！因为以往在文章中说这谈那，甚至提出一些很尖刻很偏激的意见，都属纸上谈兵，不能也不敢期望它们的真正实行。这一次则不同，把自己这一个女孩子的身体，伴随着入世不深的人生经验，送到这陌生的地方，而且要过夜的！倘若苏州的爸爸妈妈有知，将是何等的不放心啊！但是没办法，自己既然有志于文学，就不能夜晚总关在公寓中，因为北平这一社会的种种腐败，只有在黑暗中才能有最充分的显现。因此，自己应该从公寓的桌灯所发射的那一片温馨中解脱，走上街头，走入社会黑暗的角落，洞悉并披露那里的一切，才无愧一名文学青年的良心！此际，用手在搓板上搓出的一股股污浊的泥汤，是可以凝结为最美好、也最犀利的文字的！

子冈在干活中了解到李英离开北平后的经历——父亲死了，娘改嫁了。祖父把她接回山东。在老家过不下去，就带她去到邻近的黄县。这里也临海，由于出海货，所以世世代代出名厨，其中的尖子又源源不断地进了北平的山东菜馆掌灶。爷爷托了位远亲，把李英安插在一个饭馆里学徒，可女孩子是不能学大师傅的，只能成年累月刷锅洗碗。后来饭馆裁人，李英被辞，又只好回到老家，学了两年女红，但没有出路。爷爷奶奶相继身亡，李英只好返回北平寻找改嫁了的母亲。后爸还算不错，托了几个朋友，又把她送到这家理发店学徒。如今所有动剪子的活儿都能拿起来了，但还没有出师。每天不管活儿多重多累，只能混口饭吃，工钱还是一个子儿也没有。子冈听后感慨得很，因为李英的这一番生活经历，比自己实在深刻复杂多了，倘写出来，一定会成为警世的好文章的。而自己谈人生阅历的那些文章，与她所体验的相比，实在是浮泛得太多了。

比如去年秋天自己由苏州独自负笈北上，把坐火车时对南方和北方的秋天的观察结果写入文章，后来以《由南到北话秋天》为题发表于《中学生》，中间的若干句子是受过称赞的：“越往北去，天越凉起来，带出来的纸扇已失去效用，用来驱赶车中的苍蝇，从它们飞行的能力上也看得出是秋天了，那么软弱无力地、扑在玻璃窗上时常会自己滚跌下去。在江南，人都学得一点浮滑，有几个商人或店主是剃和尚头、穿毛布底鞋的？而竹布大褂几乎在江南绝迹。但自德州再往北，那象征着秋天的浅蓝颜色便触目皆是了……”这一些句子，曾被现时的女中学生抄录下来吟诵，曾经被前辈作家称作“颇得秋之神韵”。然而与李英在山东海边经历过的、以及目前在金鱼胡同正在蒙受着的无休止的秋境，自己的神经不是显得太纤弱、太浅薄了吗？

那晚，子冈曾满怀期望地劝李英也动动笔，把自己这十年的经历写成文章。不料得来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：“我比不了你啊，你有好爹好娘，供你疼你，还在学问上帮你。谁供我疼我，谁在学问上帮我呢？我吃了恁大的苦，闷在心里倒不出来。天长日久也就把心肝五脏全都沤烂了。我喜欢你那篇《我是燕子》，那不但是你的回忆，也是我的一点旧梦。人到最苦、最愁、最过不去的时候，旧梦总能帮我疼我的，哪怕只有一小会儿也好啊！我忘不了小学时开过的游艺会，我忘不了我们一块演出的那个叫《我是燕子》的舞蹈，我忘不了自己在舞蹈中扮演的燕子有一个‘西塞丽’的漂亮名字，可漂亮管啥用，‘西塞丽’不能塞饱肚皮。你也许还能继续当你的燕子，而我——却早不是燕子了……”

子冈与李英挤在一个被窝里，天气冷而被子薄，所以两人贴得很紧。听了李英刚才最后的那句话，子冈顿时觉得两人的心理间隔实在太大了。果不其然，当子冈讲起去年在苏州高中毕业、独自北上考大学时，李英竟然有些不解。她问：“既然你家在苏州日子不错，那你跑出来干啥？守着爹娘一块过，日子再穷也比一个人流浪在外要强……”子冈又讲起在考入中国大学英语系只上了一年，便

因不能忍耐那种味同嚼蜡的枯燥生活而主动退学时，李英忽地掀开被子坐了起来：“你是疯了？考大学不就是混文凭、图个资格吗？你退了学以后吃什么？当然，现在你爹还供你，你可以住在公寓里，每天去图书馆看看书，瞧瞧报，还可以东逛逛西遛遛，把所想所思写成文章，挣一点小稿费！可这毕竟不是长事！你爹能供你一辈子吗？写文章挣稿费能够花销吗？你呀你呀，起了子冈这么个不伦不类的新名字，可打根上说，你还是当年的雪珍！太不实际，太爱空想，而且不仅是空想了，因为你把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完完全全地给‘做’出来了！你呀你呀，你还是从前舞蹈中的燕子！你想飞，想唱，想跳，想舞，你想得太多！只是我怕你将来有翅膀折断的日子！”

疲劳一天的李英睡着了，子冈却久久难眠。她意识到：对眼前这个有着丰满的胸脯和结实的肌肉的李英来说，什么“灵感”、“遐想”之类，都已被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繁重劳作赶到爪哇国去了。回想当年，两人的起点、气质大致相似（但家境与文化修养有区别），后来一前一后离开北平若干年，又一前一后返回北平。表面上相差无多，似乎都有过颠沛流离的人生阅历，但仔细一比较，才知道完全是两回事儿！自己衣食无愁，完全可以作壁上观，以欣赏的态度高居生活之上。而李英则衣食无着，饥一顿饱一顿地沉湎在生活之中，挣扎忙碌，今日不知道明日，于是就过一天算一天！自己在重返北平之际，如《由南到北话秋天》中所记的——“出了北平车站，除了重逢的欢欣之外，使人第一感到它的浩大，第二使人感到那灰尘之讨厌，可是这也有它的风味，载石灰负煤炭的骡车走过，赶骡人扫鞭时，你会疑心到了雾之国。在雨天，可就成了难下脚的泥浆了……”而李英（——子冈这样猜想）重新奔回北平之际，不会有这许多的观察和感喟，她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已然改嫁了的亲妈，设法给自己找到一份能混饭吃的差使！她不会感到北平浩大，因为她从老家到黄县，再由黄县回老家，最后在葬埋了爷爷奶奶之后奔回北平，她脚底和心底的“天下”早已超过东直门到西直门的

距离！她也不会感到灰尘的讨厌，因为她这十年，除了灰尘就是油垢，早就把她明澈洁净的心眼儿堵死了！她早非昔日李英，更非昔日的“西塞丽”了！

子冈又想起《由南到北话秋天》中的句子：“北平是有特别的风格。‘天棚鱼缸石榴树，先生肥狗胖丫头’，确也写尽了北平人家的风趣。不过在秋天，天棚快拆了，石榴也红透了，养狗确成了‘癖’，看家、解闷、添热闹，真是全有了。一到秋天，便准备接姑奶奶接外孙的，吃烤羊肉了。据说北平的羊肉没膻味，再抹上生酱和大葱，是再好吃也没有的。”而李英（——子冈又猜想）重新奔回北平之际，哪里进过大户人家的宅院！只见过大宅门的外边，有拆卸下来的长杉篙，有专朝穷人逞凶的看家肥狗，有出出进进的胖丫头及瘦听差，有乘私人黄包车回家的先生和太太……这许许多多，对李英完全是一个陌生得不可理喻的世界，更是一个从不敢萌生杂念去窥一眼的天堂！因为二十年的人生告诉李英：等待她的只是地狱，并且是自己上一辈没走完、而自己下一辈还要走下去的地狱……

写北平秋天的句子还一个劲儿在子冈眼前闪现：“什刹海渐渐冷静下去，北海公园是少不了人的，因为时有什么展览、什么比赛的，尤其是划船和滑冰，成了北海每年秋冬两季的大事，热闹得门票每天卖几万张。这回废历中元节军分会还在北海祭阵亡将士的孤魂呢，虽然这很费解，但凑热闹的仍如人山人海……”而李英（——子冈再一次猜想）终于在金鱼胡同的这家理发店落脚之后，恐怕就再无闲暇去往西城的什刹海及北海。全北平数热闹，哪比得了近在咫尺的王府井呢？东安市场应有尽有，吉祥戏园每晚要12点后才散戏，而暗娼则活动到更晚……王府井的热闹与自己无关，不是为自己的。而自己每天在金鱼胡同理发店中动刀剪洗毛巾，却是在为别人的热闹中加了一分……

子冈知道今晚是再难成眠的了，好在明晨回到公寓以后可以躺倒再补一觉，于是就索性任凭思绪自由驰骋起来——如果把李英回北平后的活动观感写成文章，肯定要比自己的《由南到北话秋

天》要强得多。然而李英没法把心里想的化成纸面上的字迹，自己也帮不了她的忙，因为自己对她的许多想法摸不太准。自己今后是否仍沿老路写自己的那种夹叙夹议的随笔文章？由于有了李英这个人这些事的对比，子冈觉得也写不下去了。她发觉《中学生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报刊所发表的文章，大多都不是李英们现实所需要的。李英们看不懂也不要看，而李英们要看的又没人写，自己想写又写不来——子冈想到这一点，顿时感到面前一片空虚，感到对自己“退学从文”这一决策惶惑起来。“我的文学之路，是否能够走通？”子冈心中打起了鼓，回答她的仍是李英那均匀的鼾声。

两封南方来信

子冈一连苦恼了多日，她曾像往日一样出入北平的各种图书馆，看着那大半是学生或自学的勤读者，忙着读、抄、译、写。有穿西装、破大褂的，也有穿蓝布旗袍、烫发抹粉的。往日对贫富间的悬殊早已安之若素，今日子冈却警觉起来，总是猜想其中哪一个的家庭骤然破产，会使这家的青年明日要到茫茫人海的社会上去找饭辙，从此像李英那样与图书馆终生无缘。

子冈又漫无目的地逛大街，她打量着街上的每一个行人。往日她自信观察力的锐敏，不管是什么人从眼前走过，她马上能给他（她）编一份自传。也许与事实出入不小，但自传却能自圆其说，读起来还怪有味道。往昔，子冈以及她的朋友（包括《中学生》的编辑）都非常喜欢这种味道，说它是“难得的人情味”；然而与李英个人遭遇中蕴含的那种“世情”相比，无疑就显得装腔作势，无病呻吟了。

一封来自金陵大学的信，打破了子冈的迷惘状态。写信人叫徐盈，比自己大两岁，当自己开始从江南向《中学生》投稿的时候，他则以一个北平高中学生的身份，经常熟练地发表散文和小说，阵地除了《中学生》，还有周扬主编的《文学月报》。他的作品目光冷隽、剖析深邃，与自己热情秀逸的文风恰成对比。不久，“中学生问题讨

论会”成立，自己与他同时成为第一批会员，相互通了信。徐盈当时与师陀（即芦焚）、汪金丁合办了一个文学刊物《尖锐》，自己受徐盈之托，设法在苏州进行推销。徐盈中学毕业，先去保定河北农学院林学系读书，后又转入金陵大学农科。这时与他联系更多，并且见了面。有一年冬天徐盈从北平要去苏州看自己，她就提议要他带几枝北平的特产——冰糖葫芦。后来徐盈果真把冰糖葫芦带到苏州，并且告诉她：因车厢里温度很高，为防冰糖融化，于是将握葫芦的手伸出车厢，一直坚持了几千里地……子冈当时的感觉就是：无须去辨此言真假，与此人的感情就从这一刹确定下来……子冈高中毕业，徐盈鼓励自己到北平考大学，尽管他已离开北平。当子冈决心脱离中国大学转入自学，徐盈想了许久，最后终于同意。因为他自己进入金陵大学之后，并没有放弃写稿。但不再给《中学生》了，而是转向了《大公报》。就在子冈征询徐盈对自己准备退学的看法时，《大公报》也在动员徐盈中途退学进入报社。徐盈考虑到自身已渐具学者气质，小说很少再做，而转向带有研究性质的专题调查。于是答复报社，请同意他农科毕业再进入报馆，好在距毕业已不到一年了。对于子冈，徐盈则考虑到她气质上近于作家诗人，敏锐直放，搞学术是无出路的，所以也就赞同她转向“社会大学”去闯荡一番。这些都是以往的事，而此际的来信，恰是向子冈谈到今后的设想。

首先是谈对子冈个人的建议。徐盈列举当时已成名的著名作家，大多兼有他职——或任大学教授，或任报刊编辑。原因不外两点：一可靠兼职取得基本生活来源，稿费充其量只能视为补充；二可在兼职岗位上关注社会，汲取继续写作的内容题材。因此建议子冈自学的的时间不要过长，在初步磨练出一支“有韧性的笔”之后，恐怕就得迅速找一份相对安稳的职业，一边从职业角度深入社会，一边业余把写稿推向长远。其次，徐盈结合两个人的今后做了一些设想，他讲自己是决定毕业后进《大公报》的了，但准备在南方——特别希望参加上海的《大公报》。他不想回到北平，尽管那是自己成长